



庭院记忆

耿庆鲁

在我小的时候,我家的庭院外墙是矮矮的土墙,里边有竹编的篱笆,围成一个小菜园,院子还算大,南北有三十几米长。院子的西北角,有一棵粗粗的大槐树,大槐树的南面有一棵杨树。庭院的东边有两棵香椿树,是父亲后来栽的,已经枝繁叶茂了。

几棵树,撑起了一方庭院,撑起一个家。因为树的掩映,庭院里显得有层次,有趣,也有几许庭院深深的味道。

庭院中的大槐树,高大挺拔,树上喜鹊的天堂,有九个鹊巢,一年四季都有喜鹊在喳喳鸣叫,好一派热闹景象。

矮墙挡不住,清风吹过来。于是,祖母就搬一只木椅,坐在槐树的树阴下,乘凉,看风景。

三月,香椿发芽了,院子里弥漫着香椿的气息。天刚微微亮,母亲就起床采摘香椿芽。母亲仰起头用自制的竹钩采摘着一簇簇椿芽,而我则在香椿树下面收拾,然后把椿芽放在篮筐里。香椿芽如降落伞一般打着旋,滑翔着,降落到地面上。左边掉下

来一簇,右边掉下一簇,我跑动着收拾。

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很香,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椿芽有股清香的味道,鸡蛋的香味和椿芽的清香交织在一起。每次做这道菜的时候,我就吃得特别多。剩余的香椿母亲就腌起来,做成一道美味可口的香油拌椿芽。

四月,是槐花盛开的时候,一早一晚微斜的风里,槐花轻软地摇,翩翩起舞,像极了活泼顽皮的村姑,妩媚婀娜地嬉闹。淡淡素雅的清芬,弥漫了庭院。

槐花飘香,嗅一嗅就令人垂涎欲滴。这时候,我就爬上树去,边捋了花骨朵嚼食边向下丢缀满白花的树枝,整个槐树在摇晃中愈发清香诱人。祖母把枝条收到一起,坐下来把槐花摘干净,就让母亲去做槐花饼子去了。晚上,槐花的芳香就弥漫在饭厅里。

进入夏天,菜园里茄子青椒长高了,绿油油的一片。篱笆爬满了长豆角蔓,豆蔓上,开满了豆花,白色的,红色的,有蜻蜓栖落,有蝴蝶翻飞。祖母喜欢向日葵,把它种在篱笆边,长得很高。

祖母很静,静静地看着庭院中的一切。看到鸡鸣悠闲地散步,啄食;风从篱笆上吹过,那串豆花轻轻摇曳;一只蝴蝶随风飞过,一只蝉落在篱笆上,然后又吱的一声飞走。院落里虽然热闹,她仍感受到一阵清凉的寂寞,似乎时光像风一样吹过,加深了皱纹的痕迹,吹老了岁月。

炎热的中午,家人在树阴下小憩,蝉却睡不着午觉,“知了,知了”地叫个不停,而且是越热越肯叫,叫声此起彼伏。

晚上,在庭院中乘凉。月色如水,树影婆娑,清凉的风一阵阵吹来。祖母用慢悠悠的语调,讲述着古老的故事。夜色安宁,老树静默,岁月如诗。

秋风渐凉,天空中闪出一种深深的蓝。蓝天之下,向日葵、豆蔓枯黄下来,树木的色彩,也日日变得多彩饱满,生命,正在走向成熟。

冬日来临,看到满院是落叶,满院是成熟的华丽。我知道,我也正一天天长大,正一天天走向成熟。后来离开了家乡,离开了老树,离开了庭院。

我相信每一个人,都会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庭院,有着自己的童年。回忆庭院里,四季吹着徐徐的风,庭院万物,在风中诞生,在风中生长,在风中成熟……

在城市里生活再久,忘不掉的是庭院记忆,它唤起了我的乡愁。

是夜,
暴雨如注
窗台溅起
思念一串串

如梦,
去了,又来
摇曳千年的故事
佳期道无期

雨夜有感
肖驰俤

365个被菜籽油浸香的日子

刘亚华

前阵子,母亲兴奋地对我说:“今年收了三百多斤菜籽,全打成了菜籽油,120多斤,一两都没卖。”我说:“卖些吧,反正你一个人吃不完。去年的油都还有吧?”母亲回答:“可不是吗?去年的菜籽油都没吃完,我这个人能吃多少啊?你不是要回来了吗?这打的新油,你全部带回去。”

“这边又不是没得买,那么远带菜籽油,麻烦!”母亲却说:“人家卖的油哪有家里的油纯度高,带去,反正你新买了车,放你后备箱又不碍事。”母亲的菜籽油我去年吃了一斤,确实又香又纯,只是,我给她油钱她总是千推万推,死活不要,我倒希望她卖掉换点零花钱,让自己生活好过点。

暑假回家,果真看见楼梯口,四瓶30升的塑料里,全装着亮晶晶新打的菜籽油。我跑去看油缸,发现里面还真是满满的菜籽油。我带陈油吧?新油你自己吃。我对母亲说。陈油哪有新油香,给你当然最好的。

临走前晚,我将1000块钱塞给她,说是菜籽油钱。她不接,我偷偷地放在她的抽屉上,第二天一早,她将钱分给我的两个女儿,一人五百,说是给孩子们打发钱,必须收下。

我无奈,但我执意给她,我将钱偷偷放在她的手机下。

得知老公血压偏高,母亲不知从哪知道“减压”措施:“吃菜籽油,少吃猪肉和猪油。”我嗯、嗯地答,然后,只听见她说:“以后,我每年都种油菜,你也省得出去买。”

种油菜是个繁琐的活儿,既要育苗,又要培管,到成熟时,还要趁着天气好打菜籽,晾干,然后放风车里吹干净杂物,没有种玉米简单省事,只要施点肥就可以收获了。

我不让母亲种油菜。母亲怕热,有严重的心热病,一晒太阳就头晕眼花,可是母亲虽然嘴上答应得爽快,但每年都是坚持种。打出来的菜籽油,多半都给了我。

去年,我没买车,母亲坚持送我三桶菜籽油,我说转车三趟太重太麻烦,她不厌其烦地说她种的菜籽油香,然后坚持把我送到县城车站。

今年放假在家待的时候不多,回来后,母亲给我打电话。说:“我今天跟人说,你回一趟家,啥都没带,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”我说:“不是带了四瓶菜籽油吗?这还少啊?”母亲说:“你给了钱的,不算是我送你的。”

也许,在母亲认为,我白白拿是她最幸福的事。明年,我得换个法儿给母亲钱。每一年,365个被菜籽油浸香的日子,母亲的爱,无处不在。



夏日牧场

杨慧 摄

在低处的幸福

梁惠娣

一位朋友跟我描述他眼中的幸福生活,他说要在五年内在市区中心买一套复式大房子,享受最繁华便捷的生活。今年要实现买车的计划,然后带着老婆孩子到处旅游。

我问他:“那你现在幸福吗?”

他愣了一下,想了一会,说:“现在也是幸福的,上有老下有小,家人都健康,有称心的工作,平静快乐的生活。”

我想,把幸福寄托在太高的目标上,幸福就变得遥不可及。正如屠格涅夫说的,“幸福没有明天,也没有昨天,它不怀念过去,也不向往未来;它只有现在。”其实幸福就在眼前,在生活的低处。

看作家三毛的文集《撒哈拉沙漠》,总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她满满的幸福。因为

爱情,她与荷西一起到了环境恶劣、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撒哈拉沙漠里生活。在那里,她不是万人追捧、高高在上的知名作家,而是低下来,低到生活的滚滚尘烟里的平凡女子。她与荷西在满目荒凉的撒哈拉沙漠里结婚,结婚礼物不是红玫瑰与钻戒,而是一个骆驼头骨。即便如此,也让她激动不已,满心欢喜。她在沙漠里的小家,一砖一瓦、一桌一椅、一碗一碟,都是自己和荷西同甘共苦从无到有经营起来的。在那“天高地阔、烈日、风暴、孤寂”的沙漠里,他们有滋有味地经营着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他们的幸福在低处,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。

生活中,那些在低处的幸福总让我莫名感动。在我家楼下租住着一对来自山东的中年夫妇。男人每天踩一辆装着工具箱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地修电器,女人每天在街边

给人擦鞋补鞋。他们每天一起出门,然后干各自的活计。傍晚他们总能一起回家,然后在昏暗狭小的出租屋里,围坐着一张矮矮的小圆桌,头碰着头地吃饭。每次在路上遇到他们,总能看到他们脸上灿烂无比的笑容,听到他们爽朗热情的笑声。那是艰苦清贫岁月中相濡以沫、共度风雨的幸福。

在与生活的漫漫对抗中,我曾把幸福架设在又高又远的天边,然后在生活的俗浪中追逐名与利,以致忽略了许多幸福。终明白,幸福其实并不遥远,而是在触手可及的低处。幸福并不跟高楼大厦、锦衣玉食划等号,住在陋室里粗茶淡饭也是幸福;出门没有车子,安步代车也是幸福;周末回老家,与年迈的父母闲闲地聊家常,是幸福;陪在孩子身边,分享他们的成功与失败,是幸福;在生活琐事中,与爱人的一次拌嘴,也是幸福……幸福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,在俗常的一饭一蔬间。

托尔斯泰说,生活即幸福。是的,幸福在眼前,在低处,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!